

## 麥可·歐克秀論歷史的時間性 與歷史事件的建構

蔡英文\*

英國當代政治思想家麥可·歐克秀以哲學思辨闡釋歷史作為一種經驗的模式所依持的基本設定，並且區分這個模式跟其他的，諸如科學、藝術、實踐的經驗模式彼此的不同。本文旨在說明歐克秀的歷史的哲學思辨上，聚焦於「歷史的時間性」與「歷史事件的建構」這兩項課題，並論證如下的主題：歐克秀的歷史的哲學思辨釐清了歷史是謂科學抑或藝術的爭議。在思考歷史的過去與現實的實踐關係上，歐克秀承認歷史的過去作為一種傳統，乃成為我們實踐生活的資源；但他極力辨明歷史的過去與實踐之過去的區分。歷史的研究必須持有這種區分而來的批判觀點，否則歷史很容易成為某種政治教條與意識型態的奴僕。歐克秀的歷史事件之建構的觀點乃基於「歷史連貫整體論」，他以這個觀點一方面批判了「史料即史學」論點的缺失；另一方面否定了外在的、客觀的歷史之事實與真理的判斷原則，也否定了歷史哲學的「歷史終結說」與認識論上的定論。

關鍵詞：麥可·歐克秀、歷史的過去、歷史的連貫整體論、歷史的因果關係、歷史事件的建構

---

\*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 一、引論

麥可·歐克秀(Michael Oakeshott, 1901-1990)被公認是英國當代具有保守性格的自由主義者，其政治思想如果跟當代自由主義者如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相較，能充分表現他尊重「歷史偶然性」(人存在的基本境況)與「歷史延續性」(構成政治實踐的條件)的特點。他以這兩個觀念為導向，闡述人實踐的生活，而形構了一套論證精微、富洞識力的政治理論。歷史的瞭解與解釋，及其所牽涉到的歷史哲學的問題，在歐克秀政治理論的形構過程中，佔有相當重要的份量。但是歷史的瞭解跟實踐活動，在他的政治思想中亦呈現緊張。

歐克秀相當關切歷史與史學的問題。他早年任教於劍橋大學歷史系時所寫成的《經驗及其模式》(*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1933)，深受英國觀念論者的影響，諸如布萊德爾(F. H. Bradley, 1846-1924)等人。在這本著作中，他對人的經驗，從事哲學的思辨，嘗試闡明人的經驗的一般性特質及其個別分殊的模式。在觀念論的影響下，他論證人的經驗及其活動乃是人思維的活動及其結果；在闡釋人的經驗的整體上，歐克秀區分了歷史、實踐、科學與藝術四種經驗的模式，並指出這些模式各有其自明的「基設」(postulate，或譯假定、公理)，可作為我們瞭解其活動的意義之基礎。據此，他強調人的經驗及其活動的模式因各有其基設，是故在瞭解人的經驗上，不能犯了模式倒錯的謬誤，例如不能以科學或實踐經驗模式來瞭解歷史的經驗。歐克秀依這樣的哲學思辨基本架構，形塑了一套歷史理論。在 1950 年任職倫敦政經學院，歐克秀專注於政治思想史的探討與講學，但對歷史哲學的問題的關切一如往常，在這段時期，他寫成兩篇探討史學的論文，分別是〈歷史家的活動〉(the Activity of being an Historian, 1958)以及闡

釋藝術作為一種經驗模式，而寫成的〈詩的語言在人類對話中的位置〉(the Voice of Poetry in the Conversation of Mankind, 1959)。在他晚年寫成的《論歷史》(On History, 1983)中，歐克秀有條理地論述他在史學領域中一貫關注的「歷史事件與敘述」、「人存在的時間性與歷史性」(temporality, historicity)與「歷史變遷與同一性」等課題。本文以歐克秀在世時所出版的論著為主要文本，試著闡釋他的歷史理念。<sup>1</sup>

歐克秀對歷史活動與經驗的哲學式反省，把「歷史」限定於「歷史家探究過去」的經驗或活動，而去思考這活動或經驗之所以構成一種瞭解我們的世界的一種模式，其條件如何。歷史研究雖有不同的類別，諸如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思想史，甚至醫療史等等，這些不同類別的歷史研究各自有其關注的研究主題，以及切合這些主題的研究方法論。但不管如何，只要是歷史研究，它們都是作為瞭解與解釋我們的經驗與世界的一種特殊模式，這種模式跟其他的模式必然有所區分。除此之外，作為一個特殊性的思維模式，它自有其限定性的條件，或如歐克秀本人所說的「基設」；藉由這些「基設」，我們得以瞭解一個特殊性的思維與經驗模式自我構成的理由。構成歷史之思維與經驗之模式的基設或條件在於，歷史純係已死亡的過去(或者說歷史的研究乃是純粹為過去之緣故而研究過去)，歷史研究的主題在於建構獨特的、無法重複的事件(如法國大革命)或歷史的個體(如羅馬共和與帝國)。這種建構論涉及歷史事實的鑑定、歷史之因果關係的解釋以及歷史敘述。簡言之，歐克秀的歷史理論乃為「歷史的時間向度」與「歷史事件的建構與敘述」所構成。

<sup>1</sup> 最近幾年，歐克秀的門生陸續出版了他在世時未出版的書評、演講稿及上課的講稿等。閱讀其中有關歷史理論的文章，依筆者之見，有關其歷史觀念的部分，並未超出其在世時出版的歷史論述的主要觀點。儘管如此，筆者在本文論述的脈絡中，將適度援引這些論著的觀點做補充說明。

對於「歷史事件的建構與敘述」的課題，本文嘗試論證的主題在於，在西方當代實證主義趨向所造成的「反歷史事件的敘述」的史學觀念中，歐克秀特別論證歷史的研究基本條件乃是歷史事件的建構與敘述。這個理論的課題跟「歷史連貫說」(意即：歷史真實的判斷依據在於重構之歷史世界是否成為一連貫整體)有著相關性。這個理論涉及許多歷史認識論，諸如歷史因果解釋、歷史的真實性、歷史的個體性(historical individuality)等概念。本文也將一一解釋它們的意義。

對於「歷史時間性」的課題，本文論證的主題在於歐克秀所揭示的：「過去是死的過去」，嚴格地區分時間性的兩個向度，若引用芮合德·柯塞瑞克(Reinhart Koselleck)的用語，即「過去經驗的場域」(the space of experience)與「期待(或希望)之展望」(the horizon of expectation)兩者的區別，<sup>2</sup>此表示歷史研究跟我們現實生活的政治理論與倫理道德的關懷，並沒有直接的關聯。歷史的瞭解純係針對「過去經驗的場域」，而不必如我們在實踐的世界中，關切未來可能事物將是如何。但是複雜的問題在於，歷史家無可避免地以他「現在」的經驗與知識對「過去的經驗」進行探討。這種「活生生的現在」與「已死亡的過去」在歷史的瞭解中有什麼樣的關聯？

## 二、歷史的連貫說與敘述觀點

在《經驗及其模式》中，歐克秀對於「何謂歷史」的問題，提出了「建構論」，他認為：歷史乃是歷史家建構的一個連貫整體的觀

---

<sup>2</sup> 關於柯塞瑞克的「過去經驗的場域」與「期待(或希望)之展望」，參見氏著，《過去與未來之辨認》(*Futures Past*)，柯塞瑞克以這政治實踐的實踐範疇，分析西方現在性之「進步觀」的意義。依他的基本觀點，人的政治實踐的生活是介於這兩個時間向度的緊張。

念世界，歷史事實是歷史家依他對文獻資料的瞭解、判斷與解釋而建構出來的。在歷史經驗的世界中，並沒有所謂「平白的事實」(a brutal fact)，所謂事實是歷史家的觀念建構；同時，判斷歷史實在(historical reality)的設準在於歷史建構的連貫性。關於這一「歷史真實的連貫說」，歐克秀說：

歷史乃是歷史家的經驗，是歷史家而不是其他人「建構」(made)出歷史；撰寫歷史即是「建構」歷史。歷史構成一世界，而且是一觀念的世界。歷史以觀念的世界為起點；歷史研究所接近的事件，沒有一件是孤立的、無意義的，或者純粹只是「資料」。歷史的目的，很清楚地，是建構一個既定[即尚未充分地被了解的世界]，使之更是為一個世界，也就是，使之更具連貫性。[歷史]事件的過程，即是「歷史家建構的」結果，而不是歷史的資料；或者也可以說，即使是史料，也是[建構的]成果。同時，[歷史]事件的歷程不只是一連串的事蹟，而是一事蹟相互整合的共存世界，而這事件同存於歷史家的心智[的建構]當中。<sup>3</sup>

歐克秀的這項歷史認識論主題，其要旨在於論證歷史是歷史家的建構，而此建構的過程不只是收集文獻資料，然後如「史料學派」所認定的「史料即史學」，「讓史料說話」。<sup>4</sup>依歐克秀的論據，歷

---

<sup>3</sup> Michael 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pp. 99-100.

<sup>4</sup> 歐克秀在 1923 年寫成的〈歷史是傳說〉(History is fable)一文中，批判由蘭格羅(Langlois)與塞諾博(Seignobos)合著，在上個世紀初具影響力的《歷史研究導論》所表達的「史料及史學」的觀點。在闡明何謂歷史事實的問題時，這兩位歷史家提出「歷史乃是文獻的利用」，其論旨在於，當瞭解所有的有關文獻，並經過處理，使它們適合使用時，批判性的學術性工作就算完成。對此論點，歐克秀嘲諷說：「號稱所謂科學考證的歷史家，唯有在忽略歷史探索的主要工作時，才有資格被如此認定。」Michael Oakeshott, Luke O'Sullivan, ed., *What is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p. 40.

史研究是從歷史家依歷史的思維模式與論證的語言(即他所言歷史經驗的「基設」[postulates])，對手邊可得的文獻進行解讀與闡釋為起點。歷史是為一個「思想的模式」，歷史世界是一個「觀念的世界」。

歷史既為歷史家心智或思想的建構，那麼，就沒有一個預先存在的、固定的歷史世界等待歷史家去發掘，然後，就如「歷史真理對應說」所認為的，歷史家研究的成果(如敘述一件歷史事件)是否真實乃依賴它跟預定的歷史世界相互符應的程度。歐克秀的這種歷史真理的連貫說涉及了「歷史事實」與「歷史之真理」(historical truth)的觀念。

在回答「何謂歷史之真理」的這項問題時，歐克秀否認在歷史家建構其歷史經驗世界之前，存在一「客觀的」過去世界，以作為判斷歷史家研究之成果的準矩。這種「歷史建構論」恰與「歷史對應說」成對比，後者肯定歷史家對過去某一事物的研究，必然有獨立自主的這一過去的「客觀世界」以資對應。對於此「對應說」，歐克秀論辯：「歷史之真理從來不意味：有一現在[由歷史家建構]的觀念之世界跟一過去的事件之歷程相互對應，或者有一現在的事實跟過去的事實相符應。」<sup>5</sup>歷史家所建立的歷史世界並不是複製一個過去的世界，而這過去的世界被認為是獨立於歷史家的瞭解、解釋或知識以外。我們所說的「歷史事實」並非被給定的，而是透過歷史家的建構，是故「成為一項事實表示在觀念之世界中佔有一必然之位置。」<sup>6</sup>換言之，沒有歷史家的探索、理解、闡釋與建構就沒有「歷史事實」。更進一步推論，也沒有所謂孤立的事實(如「凱撒橫渡盧比河」)，因為單一的、孤立的事實無法告訴我們過去到底發生甚麼事情。分析至此，可知歐克秀的「歷史事實」是由歷史家建構，透過整合一連串相互交

---

<sup>5</sup> Michael 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p. 110.

<sup>6</sup> Michael 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p. 111.

叉、互動之人物、事物、事蹟而成一連貫全體的「故事」。歷史家的這一整合重建是否真實，乃依據它的連貫性。

在論辯「歷史之真理在於歷史經驗的連貫性」時，歐克秀提出了「歷史個體性」(historical individuality)的論據。依他的論點：判斷「歷史之真理」的依據在於：「歷史經驗的自我完整性或個體性」。<sup>7</sup>如上所說，有意義的歷史事實並非孤立單一的，而是被整合成一整體連貫的歷史世界，歐克秀把這種由歷史家重建的整合連貫的「故事」視為「歷史的個體」。所謂「歷史個體」乃包含了如事件(如巴斯底特獄的陷落)、事物或制度(如羅馬共和制，或基督教信仰)與人物。換句話說，「歷史個體」似是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由歷史家「規劃」或「設計」的形式上的敘述結構。依此結構的間架(schema)，歷史事實彼此錯綜複雜、多重層次的互動關係，可以建構成一種整合形態(Configuration，若套用路易·敏克[Louis O. Mink]的用語)。<sup>8</sup>

在說明「歷史個體」的涵義時，歐克秀提出了決定「歷史個體」的二項原則，意即：「連續性」、「非持續性」(或者說「變遷」)的原則。依他所言：「歷史個體之個體性是藉由非持續性的原則所建立；同時，經由持續性的原則而得以被保持。」<sup>9</sup>

歐克秀的「歷史個體」的概念也關聯了他的「歷史變遷」的觀點，

<sup>7</sup> Michael 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p. 118.

<sup>8</sup> 「整合形態」(Configuration)概念，依他的界定：「任何知識理論必回歸一項簡單的事實，即是：我們在生活的世界中經歷一連串的經驗，但是我們必須能夠整合它們於一事件之多樣變化的意象(an image of the manifold of events)當中。我們依次經驗了推論的步驟、敘述的活動、旋律之音符，甚至是一句述句，它們在成為有意義之論述的構成要素之前，必須經由人心智的考量，這樣的活動稱之為綜攝活動。」Louis O. Mink,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pp. 35-41.

<sup>9</sup> Michael 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p. 123.

以及如何解釋這變遷問題。如上面所論析的，「歷史的個體」是由連續與非持續之兩項原則所確立。換言之，任何「歷史個體」有其開始、延續與死滅，而在開始與死滅的過程中，「歷史個體」的持續中必有生成變化，即所謂「歷史變遷」，有變遷必有「同一」(identity)，簡言之，「歷史個體」是「變遷之同一」(changing identity)的存在，歐克秀對此提出下列的說明：

歷史個體生成變化，也持續同一；它持續存在於一段時間，從一個地方轉變到另外一個地方並不會毀壞它的存在。一件歷史事件從不是一時間之定點；歷史事物或制度也不只是存在「這兒」與「那兒」；同時，一位歷史人物，只要活著，在他日復一日的時空變化中依舊維繫其「同一性」。一「歷史個體」之同一性得以被保持的原則，我們就稱之為「非顯著的同一性」(the Identity of Indiscernibles)。<sup>10</sup>

在這裡，歐克秀所說的「同一性」，是由歷史解釋與描述所建構的「同一性」。任何一件事物或人物，若要能被辨認「是什麼？」或「是誰？」，都必須經由歷史的敘述。依此來說，歐克秀所說的「生成變化之同一性」即表示一「歷史個體」從它一確立，即在於變化的過程中形塑其同一性的「歷史個體性」，此同一性是動態的，而非被預先確定的靜態之特質。

如果歷史乃是一「生成變化之同一性」的世界，那麼，歐克秀認為歷史的一項主要工作，乃是合理地處理與解釋「變遷」。但歷史家如何解釋「變動不居」的狀態呢？

歷史家在編織整合一「歷史個體」(首要者為一件歷史事件)所包含的、牽涉的各種異質性的成素與關係，依歐克秀的觀點，面臨一項難度

---

<sup>10</sup> Michael 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p. 124.



甚高的工作，亦即如何解釋這一「歷史個體」在「時間之流程」中產生的變化。

一項「歷史個體」(如「歷史事件」)是多重與分歧之關係的展現，對於這一在「時間流程」所展現既聯繫又變化的關係，歐克秀稱之為「偶然性之關係」(contingent relationships)。這個概念在用法上並非指涉歷史各個事件的性格，而是指一歷史事件中各異質性成素相互關係的特性。關於這觀點，歐克秀說：「所謂偶然性是指現象彼此之間的關係，這些現象被確認為顯示人之言行之智能(可瞭解的)的事蹟或事件，這些個別的事蹟或事件被理解的途徑在於：它們作為一個別發生之事蹟或事件，其形式上的特性讓它們可以經由跟其他的事蹟、或事件相互倚賴的關聯，而得以被理解。」<sup>11</sup>

歐克秀在晚年寫成的史學論文裡，用「接觸」(touching)或「黏合」(contiguity)這種意象來說明此偶然關係的特性。不論是「偶然」或「接觸」與「黏合」之關係，乃表示在歷史敘述的「情節營構」中所整合的各種異質性原素，彼此的接合是呈動態的，而且是內在的，其接榫彌合之處不仰仗任何普遍因果法則、功能的結構機制、不變之同一性的深層構造、終極目的或辯證法則、有機或演化式之變遷律則。在歐克秀的觀念裡，這些「科學式」、「哲學思辨式」或「社會科學式」的解釋架構，並非本質上內在於事件與事件的進行當中，而且在施用方面，很容易發生歷史家以一套固定的理念形態強加於他所要描述的事件，或者他所要接合的事件彼此有意義的關聯上。同樣地，他也不認為歷史家應該從其研究中，尋求歷史的普遍法則。不僅如此，他更批判那些企圖以某種普遍法則(如經濟決定論)為骨架，解釋歷史事件，以此作為該法則的事例。在評論卡爾·韓培爾(Carl

---

<sup>11</sup> Michael Oakeshott, *On Human Conduct*, p.103.

Gustav Hempel)流行一時的文章〈普遍法則的歷史功用〉(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中，歐克秀批判韓培爾企圖把發生之事蹟或事件解釋成「普遍法則」的「事例」。歐克秀指出歷史事件在這種因果律的普遍法則形塑下，本該精微地描繪與論述的事件，就變成了邏輯演繹法則所欲證明的事例。這種步驟先是預設「在某種條件下必然產生某種結果」的普遍法則，然後以回溯之必然性推論，從一已知的結果(如事件 X)推究必然造成此結果之原因的事件(如諸事件 Y、Z)。在此推論過程中，有待歷史家解釋和敘述的複雜事件，被歸類成某種事件的類屬，成為印證某種必然法則的解釋項與被解釋項。<sup>12</sup>

歐克秀運用「偶然」、「接觸」或「黏合」來說明歷史家在建立事件彼此關係的特性時，其用意並非否定歷史家熟悉的「歷史因果關係」。<sup>13</sup>他所關心的是：在歷史時間中發生的事件或事蹟，若要建立其關聯，它們在時間上與事情之變化的前後關係不能被化約成邏輯演繹的關係，一種必然之關係。一位歷史家在建構與敘述一件歷史事件，說明「前因」(antecedent)與「後果」事件的彼此關係時，「不能立之於一定點」從已知的歷史處境或事件(即我們常說的「結果」)回溯推論，而下結論說：就是這些歷史處境或事件必然構成這已知之歷史處境或事件的必要成素與必然之前因。」<sup>14</sup>在此，歐克秀批判歷史研究中常犯的「回溯式的決定論」謬誤。為避免陷入這種謬誤，他認為，歷史家必須把事件視為有待他進一步解釋與敘事的對象，而且能夠掌

<sup>12</sup> Michael Oakshott, *O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pp. 80-82.

<sup>13</sup> 關於歷史的因果關係，歐克秀在 1928 年寫成的〈歷史哲學〉中陳述：「歷史家以這個假定為基礎展開工作，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上，這個世界所發生的事情不完全是任意性的，他假定一件看來沒有原因也沒有結果的事件，完全不是真的事實。」Michael Oakshott, Luke O' Sullivan ed., *What is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p. 130.

<sup>14</sup> Michael Oakshott, *O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p. 95.

握個別事件的特殊性。在建立事件彼此之間的因果關聯時，歷史家必須有能力說明作為「前因」的事件如何帶出何謂不同的歷史境況的跡象，從其中，可以解釋隨其後發生的處境與事件，乃是「前因」之事件在某一有限定的環境中，會合各種因素(或跡象)而形成後起的事件。<sup>15</sup>歷史事件的發生必事出有因，因果之間必有變化，但此種因果與變化並非必然的。對此，有必要進一步說明歐克秀的「歷史變遷」的觀念。對於何謂歷史變遷，歐克秀在其《經驗及其模式》中表示了他的基本觀點，他說：

歷史變遷本身就自有其解釋；事件的歷程是這樣的歷程：事件若是整合連貫，就不需要找尋外在的原因或理由，去處理任何特殊的事件。簡言之，歷史家就像小說家一樣，他們描述與敘述其塑造的角色，鉅細靡遺，連貫一體，如此，對這些角色的行動添加任何解釋都是多餘。我稱這種原則為歷史的統合性或持續性。<sup>16</sup>

歐克秀認為「歷史事件的形構」是構成歷史之經驗模式的「基設」之一，這項基設具有二項涵義：一是「在歷史世界中，任何事件都不具消極意義，每一種事物對歷史世界的構成都有一定的貢獻。歷史事件彼此之間的所有關係都是積極性的。」<sup>17</sup>依此，歐克秀認為在歷史中，並沒有「偉大之事件」(如法國大革命)，同樣的，也沒有所謂「意外之事件」，所有的事件都是重要的、有意義、有關聯性的。歐克秀的論點在於，一件歷史事件是跟其他的事件有關聯，才有其意義，而且事件彼此之間的關係是內在的。歷史家常論述的「決定性事件」或「意外事件」，依歐克秀的觀點，都是脫離它跟其他事件的關係，被解釋為「獨一無二」的事件，可以決定後來所有事件的過程，所以

<sup>15</sup> Michael Oakeshott, *O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p. 94.

<sup>16</sup> Michael 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p. 141.

<sup>17</sup> Michael Oakeshott, *O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p. 142.

常有這樣的歷史論述：「西羅馬帝國的崩潰開啟了另一新的紀元」。歐克秀認為這樣「決定性的」、「新紀元」或「意外」等字詞在我們日常的實際生活世界裡，是可合法運用的，但現實生活的思維模式跟歷史的思維模式畢竟有別，必須做一嚴格的區分，他說：

在歷史事件的歷程裡，任何事物或多或少都隨時光流逝，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從流逝中跳躍而出。發生於「日常生活」的新事物，在歷史中從不會是「新事物」。事件，在我們實踐的世界裡，可以是突然的災難、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情，而在歷史中，這些事情與事件被了解為是一全然整合連貫之世界的構成要素。任何事件是相關的，以及任何變遷在一個並沒有絕對裂縫的世界裡，祇是一項「環節」(a moment)。歷史對此變遷的唯一解釋乃是整合連貫地解釋變遷。歷史藉由完整地解釋變遷而處理變遷。<sup>18</sup>

在這段話裡，歐克秀表示一項論證的主題：歷史敘述本身即構成「自我的解釋」。歷史敘述乃是編織整合一連串的事件，形塑出一有連貫性「情節結構」之敘述體，其中牽涉的歷史解釋與論述，都內蘊於這敘述之情節結構當中。藉由「為什麼」與「因為」所形成的解釋語句，以及事件的串連接合都無法外於敘述的結構紋理。<sup>19</sup>

<sup>18</sup> Michael Oakeshott, *O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pp. 142-143.

<sup>19</sup> 對於歷史敘述的重要概念，「情節」(plot)，歐克秀在 1928 年的〈歷史哲學〉一文中區分了兩種意義：一是故事中的「情節」意指「重要之事實的綱領骨架，是一種不具任何細節描述的抽象性故事」，具體來說，這種情節的概念出現在唯物論的歷史解釋與敘述當中，這種「唯物論」史觀把經濟視為判定有意義之事件的唯一準則。歐克秀反對這種「歷史化約論式」的情節概念。其次是否定上述的「重要之事實的綱領骨架」作為歷史論述的情節，就如他在「歷史連貫說」所提示的，歷史家在重構與敘述一個「歷史的個體性」事物上，並不區分何謂重要的事實或是關鍵性的事件，「在歷史當中，每一事件都是有意義的，沒有所謂較重要或較不重要的〔事件〕的區別。每一事件在整體中有其位置，不為其他的事件所取代。〔在

從上面所說明的事件彼此關聯的特性(意即歐克秀所解釋的「偶然性」、「接觸」與「環境脈絡」的關係)來看,事件之「前因」與「後果」的關係是兩者彼此「觸及」與「偶然性」之關係,在其中,「先前的事件被理解乃是一種未定之預兆,一種冒險、一項前奏、一項邀約、一種請求,也就是說,會引發反應的行動,反應此行動的人與事可能確知如何回應,可是由於反應的途徑多端多途,因此,這先前的事件必然不知何者才是對它確實的回應。同時,隨後的事件被指認是對先前之事件的反應或補充。」<sup>20</sup>一連串偶然關聯之事件,其進行之程序是任何事件不會彼此解消,而且相互有關聯的過程。在解釋這種歷史的轉變時,歷史家所細究的不是歷史的「斷裂」(rupture),因為「斷裂」的歷史預設究竟使得解釋「歷史的變遷」變成不可能。相反地,歷史家審視的是在一段歷史起承轉合與結局的過程中,事件、處境與狀態有脈絡可尋的變化,去細究它形成的延續,同時把被認為是「前因」的事件整合成一歷史事件動態關係的組合,因而能解釋與敘述一是為「後果」的歷史事件性格。他說:

歷史研究的旨趣,是去理解一有待理解的歷史事件之性格,這件事件乃是跟它有意義關聯的「前因」事件互動之組合產生的結果,而這些「前因」被理解乃是組成各種不同之人事情境、事故之狀態的轉化歷程,由此歷程產生某種特定的結果。但是歷史家不能應用一種變遷的理念來解釋變遷,進而認為差異之

---

歷史敘述中]並沒有如『拼圖遊戲』的骨架;所謂『情節』即是一種整體,這個整體被視為由每一個細節所構成,這樣的情節存在歷史當中,發現它正是歷史家的工作,……歷史家的目的在於將他們處理的事件中的細節加以關聯。換言之,他的任務是發現事件的各種細節,及發現這些細節的相互關聯。」Michael Oakeshott, Luke O' Sullivan ed., *What is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pp. 126-127.

<sup>20</sup> Michael Oakeshott, *On Human Conduct*, p.104.

轉移能夠被辨識為變遷，是因為它歸因於一處境中的不變事項。〔譬如階級鬥爭〕我們所說的「過去」乃是由事件及其彼此的關係所組成，而這樣的「過去」，也組成各種不同的差異轉移〔換句話說，變遷〕。從這樣的「過去」中，一種「不變的同一」(an unchanged identity)是明顯地被排斥的。這並不表示：「歷史之過去」的構成元素在於不斷的變遷當中，也不表示無法辨識一相對的持久性之存在；而只是表示：歷史的變遷，在理解上，不是把歷史的差異轉移歸諸於一處境中的不變事項。<sup>21</sup>

任何「歷史個體」(如人物、事態與事件，以及制度)的性格必須經由歷史家敘述與建構，方能在「時間的歷程」中展現。在敘述的建構中，歷史家把一定時空內隨時空變化而轉移的「異質成素」(如行動的意向、結果、事態、情境、外在阻撓的勢力、衝突、和解、鬆動、復原等等)及其彼此之間的交叉互動的關係，編織整合成一有「情節」之結構紋理的敘述整體。歷史家在各種差異的人事事態與事件的接榫之處，建立歷史變遷與持續的關係，不把某一特定的事項(如「偉大或決定性之事件」、「歷史行動者的意向與計畫」，或者「階級鬥爭」)做為解釋歷史變遷的根源，也不以某種特定的抽離歷史敘述本身的「解釋與整合的架構」形塑事件進行的歷程。<sup>22</sup>「歷史的過去」，歐克秀最後論斷說，「不論它是被稱為『心態』(mentalite)，或者是一項『運動』，一個帝國或是一場戰爭，乃是差異轉化的存在，包容了偶然相關的個別差異化的存在，它們

21 Michael 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p. 99.

22 在這裡，歐克秀反對以一種超離歷史敘述的外在的觀點，去整合歷史敘述所要關聯一起與論述、解釋的異質性原素，但他也反對如黑格爾與馬克思的「歷史主義式」的內在整體式的歷史論述與整合的架構，關於「連貫整合」之架構在西方史學與歷史哲學的問題，參閱克萊哲(Leonard Krieger)，《時間之理性——歷史哲學古與新》(*Time's Reasons: Philosophies of History Old and New*)。

無法藉由任何概念(如階級鬥爭的概念)給予聚合，它們乃是一異質與分歧之張力的持續。」<sup>23</sup>

### 三、時間性與歷史時間

歐克秀的歷史認識論的另外一項論證主題，即是揭示「過去乃是死的過去」與「為過去之緣故而研究過去」的觀念，這項論證牽涉了歷史經驗的時間性(temporality)問題。

歐克秀在處理歷史的時間性時，強調「過去的經驗場域」必須跟「現時與未來的實踐的期望」相分離，歷史不能為現實的政治與倫理關懷所用；換言之，歷史不能作為「激發與增進健康活躍之生命創發力」(尼采言)的資源。在認識論的層次上，歐克秀的論證顯現「時間的難題」(aporia of time)。歐克秀標定歷史的時間向度純粹是「過去」的時間性，然而，歷史家的活動是在「現在」的時間向度中進行的。由此言之，歷史經驗的世界裡產生了時間性的二律背反：歷史既是過去，也是現在的時間向度，歐克秀視此時間的背反乃是歷史經驗的本質。在早年的理論中，歐克秀這種二律背反，將歷史經驗視之為「不整全之經驗世界」，此意謂歷史經驗的世界無法構成一個絕對性的連貫且自足的世界。這個絕對性的世界唯有哲學的思辨才可能企及，其理由在於哲學思辨及其經驗，不像其他經驗的模式，有其「基設」，而是對於這些模式及其基設做了「後設式」或「超越性」的反省與批判。既是如此，哲學的思辨既無起點，也無終點，是一種不斷反省與批判人類所有經驗的思辨活動。

歷史的經驗如同其他的經驗形式，乃形成於「現在」的時間向度；

---

23 Michael Oakeshott, *O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p. 117.

換言之，人的活動與經驗的形塑都在現在的時間中進行。若是如此，我們應如何解釋歷史研究「過去」（不存於現在世界之經驗的另一世界）的可能性？針對這項議題，歐克秀首先肯定「歷史的經驗乃是歷史家現時的經驗」，至於在歷史經驗世界中，「現在」與「過去」時間的向度如何聯繫？歐克秀論辯：「所謂現在就是現在，它支配過去，並非因為現在的時間包含過去，而是在歷史家的心思中現在乃先於過去。」<sup>24</sup> 依此推論，歷史經驗就其時態來說，不能說是「過去」的經驗。<sup>25</sup>

循就這樣的論點，歐克秀認為：區分「過去的世界」與歷史家在現時對此世界的認識，這是不正確的，因為這項區分預設「有一完全的、未經開發的過去世界，從我們現在之生活的背後伸展而來，它是固定、已完成且獨自存在的，等待我們去發現。」<sup>26</sup>而這種強行把過去的世界與現在的世界區隔開來的理念，等於取消了歷史家瞭解與重建過去的所有條件。

一個固態的，結束的「過去」，一個跟「現在」無關，也不受「現在」影響的「過去」，是一項跟文獻之證據毫無關涉的「過去」，因為文獻證據往往是現存的。這樣的「過去」是不存在，也無法被理解的。如果歷史的過去是可知的，那麼，它必須是屬於現在的經驗。事實是，歷史的過去隨現在而變化，是依賴於現在，即是現在。<sup>27</sup>

普通常識告訴我們：「過去」乃是發生過的、無轉圜餘地的「事

<sup>24</sup> Michael 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p. 110.

<sup>25</sup> 就如他在 1928 年〈論歷史哲學〉一文中所論：「事實是歷史最後訴求的乃依據我們自己的現在的經驗或知識，這也是唯一的手段與理據，用來證成我們所認為的事件確實曾經發生過。」Michael Oakeshott, Luke O' Sullivan ed., *What is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pp. 130-131.

<sup>26</sup> Michael 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p. 106.

<sup>27</sup> Michael 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p. 107.



實」，過去、現在與未來是延續的。我們切割時間的時態，是為了方便計量時間的緣故。然而，歐克秀所說的「歷史的過去乃是歷史家現在的經驗」，其含義在於：首先歷史家是站在「現在」的時間向度去探索、解釋與建構歷史的過去，換句話說，歷史的過去乃被歷史家的現時研究(或經驗)涵攝與融合了進去。其次，歷史家是依據存留至今的文獻證據，對著歷史過去提出現在所關切的歷史問題，進行他的研究活動。在這裡，「過去」與「現在」的隔裂，在歷史家的探究中，因過去留存到「現在」的遺跡(如，文獻、檔案資料)而被聯繫了起來。然而，歐克秀的歷史認識論在論究歷史家研究過去的心智活動時，畢竟嚴格區分「過去」與「現在」的時間向度，就此他論證「歷史的過去是死的過去」，以及「歷史家是為過去之緣故而研究過去」。關於這項論證主題，歐克秀提出如下的說明：

歷史是為過去之緣故而為過去。歷史家所關心的乃是死的過去；一種跟現在不相似的過去。歷史過去的「差別性」(difference)在於它跟現時性完全有別。歷史家不是去發現一個跟我們現實的世界所流行的信仰、從事的行動與表現的意向相類似的過去的世界。歷史家的職責乃是說明一個獨立於現在的過去，他不會以某些通則去概括過去的事件，他關切的乃是獨特的過去。誠然，歷史家預設歷史的過去與現在的一般的相似性，因為他認定瞭解歷史過去的所有事物乃是可能的。但是他特殊的職務不是去解釋現在與過去的一般性的相似，而是兩者的細微與細節處的不同。他關切過去如過去，而且關切過去的每一個階段彼此之間的差別。<sup>28</sup>

歐克秀在早期的《經驗及其模式》一書中，從「分殊原則」(the

---

<sup>28</sup> Michael 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p. 106.

principle of differentia)的哲學立場，說明他所區分的「經驗模式」之所以構成一經驗世界預設的前提及其論述的語言，在其中，歐克秀也從時間性的角度，闡明了歷史的經驗跟科學與實踐之經驗的不同。在科學的認知活動裡，認知的對象被看成為一獨立於人的情感、慾望與實用之需求的世界。這樣的世界是可以被測量的，能夠以「數據」來分析，被表述成為普遍的定律；簡言之，科學家可以用數理的語句去論述他認知的世界。就時間性而論，科學的經驗沒有過去與未來，它的時間被表達成一種在科學公式中的量化概念。我們的現實的日常生活世界，跟科學的世界不同。生活於這樣的世界當中，行動者關切他「現在」進行的活動，而期望改善或增益其生活的條件。換言之，行動者在其實踐世界裡的踐履態度，表現他對現在的關切，以及對未來的期望。這些行動者思考其所處世界的方式，則是以「實用性」或「價值性」審視他們所面對的事物，以及以「利善」與道德的正當性對待其交往的人。就此，他們論述世界的語言乃用來表達他們的需求(不論是實際的或道德的需求)，譬如「有用的」、「可行的」、「有道理的」、「正當的」、「好的」、「壞的」、「公道」或「不公道」等等。

就時間的面向而言，日常生活的實踐活動所關注的，是「現在」之事務的進行與期望未來某種事務之完成；實踐活動之時間向度是現在式與未來式。在這裡，歐克秀並沒有忽略這「現在未來之實踐活動」(present-future engagement)蘊含的「過去」的時間性。在寫作《政治中的理性主義》(*Rationalism in Politics*, 1963)時，歐克秀專注於分析人之政治實踐的「偶然性」(contingent)，以及論證傳統的行為模式乃是政治實踐的重要資源之一，如他所言，「政治實踐與理念即是尋求既存的傳統暗示」，追求暗示並非意味著傳統行為模式的重複，而是一種闡釋，以及在特殊處境中的批判性的施用。無論如何，傳統的知識與行為構成

我們政治實踐的「未可明示的層面」(tacit dimension)的資源。<sup>29</sup>

人的實踐活動乃糾葛於「過去之經驗的場域」與「現在與未來之期望的水平面」之間的緊張。相對而言，歷史的世界則純係過去的經驗，但是在進行歷史瞭解時，人是在「現在」的時間向度中進行，是故，很容易跟人之「實踐的活動」相互混淆。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實踐活動，無可避免地會援引過去的經驗做為言行之踐履的資源，而對於「過去」賦予了一種「現時實踐之要求」的意義，但是歷史家若是依此實踐的前提來探討歷史經驗，那麼就扭曲了「過去」或「歷史」的意義，他說：

我們在此辨認出對於「過去」抱持「實用」的態度乃是「歷史活動」最頑強的敵人……在面對這種情況，難題出自於我們也認識到無法否定這種以「實用」觀點看待「過去」的態度為謬誤。我們有誰能去禁制它？基於什麼理由，我們可以排斥如下的一項活動：在我們透過實踐而營造我們之世界，使之成為安適的家園的過程中，會把「過去」消融於「現在」？或許，困難並非如我們想像的那麼巨大；當我們承認「實用性的過去」(包括針對過去的行為下道德判斷)並非人類的敵人，而是歷史家的敵人時，這項困難或許有被克服的可能。儘管如此，還是有一項難題在，它出自於一項事實，意即：論述實踐活動的「實用」語言長久以來被用之於歷史研究，一時要解開這個纏結，實非易事。除此之外，我們慣常生活於一個以「實用」為宗旨的思想世界，而這樣的世界是敵視歷史的經驗。<sup>30</sup>

---

<sup>29</sup> Michael Oakeshott, Timothy Fuller ed.,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pp. 43-69.

<sup>30</sup> Michael Oakeshott, Timothy Fuller ed.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pp. 108-111.

「古為今用」、樹立歷史的榜樣、塑造民族的「歷史認同」等這些用語或理念，表示日常生活的實踐對「歷史之過去」的實用要求。行動者往往把「歷史過去」當成「指導者」，企望從它們那裡得到解決現實問題之方案或途徑。歐克秀並沒有全盤否定這種「活生生之過去」(living past)對於實踐之活動與生命的意義，他說：「任何一個社會都有[這種「活的過去」的]傳承，豐富而且精微的，這個社會知曉這個傳承的途徑乃是一種表達自身之活動的條件。」<sup>31</sup>

然而，歐克秀肯定「歷史時間」絕對是過去格式的，既然是過去的格式，它無法被轉化成實踐的「現在與未來」的時間向度，也不可能如科學模式一樣，被看成為可被衡量的「數據化或量化的時間」；另一方面，也不是藝術或美感觀照(aesthetic contemplation)之下的「詩的意象」(poetic images)所表達的「時間的凝結」(或「無時間性」)。

基於這種對時間向度的分割，歷史家探索過去並不關切這些構成研究的對象對於現實之實踐活動具有何種可能的用處或意義。他所關切的毋寧是：這些對象在它們曾經歷過的環境脈絡是如何形成的？而又依此問題意識去解讀「過去」殘存至「現在」的「遺跡」。歷史家的工作「乃是藉由一種『轉譯』(translation)的過程，去理解與重建過去的行為與事件，能深究當時的人所不曾瞭解的人事及其世界的意義；另一方面，把當時人在其生活世界所運用的實踐論說語言『轉譯』成歷史論述的語言。」<sup>32</sup>

這種「轉譯」的過程，乃是歷史家把人在過去的某一段時間裡形成的、實踐的生命與世界，重建成一段由歷史論述的「故事」。在這裡，歷史的時間跟行動主體的回憶、期待與現時考慮的時間並沒有

<sup>31</sup> Michael Oakeshott, *O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p. 17.

<sup>32</sup> Michael Oakeshott, Timothy Fuller ed.,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p. 180.

直接的關係，它也非指涉一個人的意識生活的「現在」意識。

歷史的過去是已消逝的、死亡的過去，但歷史的研究是以現在的經驗與知識為基礎，探討這個已死亡的過去，就此顯現了歷史之過去的一項弔詭，「歷史的過去不完全是過去」(儘管歷史的過去是死的過去，也就是，不是實踐活動的過去)。<sup>33</sup>「死的過去」與歷史家現在的經驗與知識的關聯在於，過去的事物、事蹟都已經消逝、死滅，但是透過這個過去所遺留至今的遺跡，如記錄當時之人的活動與發生之事蹟的各種文獻、文本、資料等，歷史家得以發現這個過去。在這裡，歐克秀強調收集與彙編這些文獻、資料、文本不等於歷史；同樣地，歷史的事蹟與事件不是可以被「召喚的」(recalling)，它們是歷史家的建構，但這種建構是透過對歷史文獻、資料、文本的批判性，辨明其真偽，經由檢視與判斷而確定事實，繼而依據歷史家對「歷史之個體」(或主題)，如法國大革命或羅馬帝國的規劃，將相關的人之活動、思維及其處境的互動，各種事件、事蹟的交錯、影響，經由因果關係的解釋，以及各種事件相互的黏合，建構出一個連貫的整體。當一位歷史家開始判斷與明辨歷史事實的真偽時，他就已經反思「死的過去」，進入歷史的思維世界，他將所處理的歷史範疇，轉譯成歷史的語言。

歷史家對死之過去的探討，仍然依據他現在的知識與經驗，誠如歐克秀所說的：

歷史家的工作乃是透過現在的觀點，盡可能精確地解讀過去，對任何人而言，真實的現在即是他自己個人的經驗，因為如我們所言，他人的見證不是事實而是理論；如果他有任何具價值的事物，讓他得以依此記錄過去，它必須是他個人現在的第一

---

<sup>33</sup> Stuart Isaacs, *The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of Michael Oakeshott*, p. 112.

手知識，(第一手的理論)亦即當前的觀念、制度、創造發明、發現，所有我們所謂的文明的整體總和。這種知識對於歷史家，對於認識過去之記錄，以及探究不同的信息之資料的價值與能力，都是必要的。每一個人都有其偏見，「偏愛的理論」與熱情，但這正是阻礙他如實掌握現在的障蔽。在現在的時刻，解讀過去所依據的唯一、確定的基礎即是一種整體的知識，這種知識是經過檢驗、測試，而且消除了民族偏見或社會與經濟的短視而形成。一位歷史家必須不斷地檢視自己的觀念，因為如果這些觀念不是他所可能形成的真實，這種不真實性雖不是他研究之主題本身具有的，但將會不知不覺地滲透他的工作。<sup>34</sup>

一位歷史家對他所處的現實世界有著深刻的體認與批判性的瞭解，而得以消除現實世界的民族偏見、社會與經濟的短視，對這個現實世界，能有全面性、批判性的知識，他才能深究已死亡的過去，真實地重構這個過去，精緻、細膩，而且如實地生動，躍然於文字的敘事，就如歐克秀高度評價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與麥克萊(Thomas Macaulay, 1800-1859)的歷史著作。歷史隨著現實經驗的擴展、深化、轉變，不斷地被重新解釋、建構與書寫，是一個無窮盡的工作。

#### 四、結論

歐克秀以哲學思辨闡釋歷史作為人的一種經驗模式所依據的「基設」，這些基設乃構成我們瞭解歷史的活動及其經驗的基本條件；同時也分辨這些模式及其「基設」跟其他的，諸如科學、藝術、實踐的活動與經驗之模式的不同。這種對歷史的哲學思辨，其旨意不在於

---

<sup>34</sup> Michael Oakeshott, Luke O' Sullivan ed., *What is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pp. 42-43.

告訴歷史家如何從事具體的研究工作，無意解決歷史寫作的問題，也不陳述如何分辨一本好的歷史著作。他所關注的是歷史家在探討過去的世界時，如何瞭解他所瞭解的過去是真實的，以及如何重建過去發生的事件。

依歐克秀觀念論的哲學觀點，人類的活動與經驗乃是思維的活動，所有的經驗都是經由我們的辨認、指認、判斷與解釋，因此並沒有所謂「平白的經驗與判斷」；思維的活動都在現下的處境中進行，持續不斷，而且沒有確定目的；但為了認知與知識的緣故，這個沒有目的的思維活動必要因所認知的對象，而安頓在某一種特定的認知「平台」(platform)上進行知識的形構，因此思維活動由於其認知對象，以及為求得有關此對象的知識，而有了知識論上的基本設定。

就此而言，歷史探索的對象即是過去所發生過的事件與事物(如政治體制、社會型態等)，歷史的研究即是為過去之緣故而研究過去，歷史的過去乃是已消逝、已死亡的過去，跟我們現在的世界已所有不同；但是歷史家以他所處的現在的世界及其處境，以及對它們的經驗與知識為起點，探討歷史。歷史家的現在的經驗與知識牽動了他對過去的研究，譬如他對現在的世界及其處境所深刻體會到問題，促使他轉向過去世界及其經驗的探索，或者歷史家因他在現在所體認的經驗及其知識使他對探討過去有了新的視野，而重新闡釋過去的歷史家所解釋過的歷史。歷史的過去，這個已消逝與死的過去因跟歷史家現在的思維及其經驗知識相關，而「不是膠著固定的，也不是決定性的存在，而純粹只是我們對過去的見解、觀點，是我們依各種不同的、不斷增長的經驗的見解所看到的觀點。」<sup>35</sup>儘管如此，歷史的過去就是死的過去，跟我們現在的世界及其經驗不同。在

---

<sup>35</sup> Michael Oakshott, Luke O' Sullivan ed., *What is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p. 121.

此，歐克秀所關切的是，歷史的思維很容易跟實踐的現實世界及其經驗相混淆。在實踐的活動及其世界當中，我們常會援引過去經驗、知識、法則，以類推的方式，作為實踐的資源。對此，歐克秀並不否認我們的實踐活動，特別是政治，乃是追尋、探索傳統的暗示。但是，歷史的研究如果沒有遵守過去與現在的界線，因而喪失了這種界線所帶來的批判思維，歷史的論述很容易就被實踐世界的實用與致用性觀點所侵蝕；一旦政治的權力涉入其中，歷史的知識就可能淪為宣導某種黨派意識型態的工具。

歷史關懷的主要問題在於，過去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以及這些事情如何發生？過去的事物已經消逝，不復聞見，歷史家在探索這個過去的世界，他所憑藉的是，從過去遺留到現在的遺跡，諸如各類文物、文獻、資料，文本等等，依其現在的經驗與知識為資源，針對他關切的主題，進行研究。對於歷史家如何知道他所知道的問題，歐克秀提出了「歷史連貫說」。這項學說的論旨在於，歷史是由歷史家所建構，這種歷史的建構必然把在一定「時間之流程」中所發生的各種不同的事件，以及促成這些事件發生的人的意向、行動及其各種環境、處境彼此錯綜複雜的、多重層面的互動與交互影響的關係，形塑出一個具有情節之鋪陳與發展，以及解釋與論述交叉貫穿其間的連貫之整體的敘述，這種敘述必須極盡各種細節之描繪的能事。這個敘述的整體之所以為歷史之真實，其理由不在於它有一個可對應的既定過去之世界存在，歐克秀認為這是不可能的。

歷史家建構出一個連貫一體的敘事整體，其「事件的整合」乃依照歷史事實；換句話說，歷史事實乃是構成事件之敘事整體的基本性格。我們所說的歷史事實可以指一項單一的事實，如「凱撒橫渡盧比河」是一個事實，但歷史事實也可以指歷史家建構的整個事件(如法國大革命)，在此，歷史事實即表示判斷「歷史之真理」的標準。依歐



克秀觀念論的解釋，歷史事實是經歷史家依史料的考證而來的歷史證據，但如「凱撒橫渡盧比河」這一項歷史事實本身是無意義的。針對如此事實，歷史家必須解釋它如何發生？欲解釋這個問題，歷史家就已進行營構歷史事件之連貫整體的敘事。這個連貫之整體才構成歷史事實，也才是歷史之真。營構這個歷史事實的整體連貫性並非出自歷史家恣意而為，而是經由因果關係的解釋，而將整個事件所牽涉到的各種事物編織結合為一個具「情節」推演之敘事體。

歷史家所運用的因果關係，不是指涉如科學家在建立與表述科學通則所用的絕對性的因果法則，相反地，「前因」與「後果」的關係乃是一種「適然性」(contingency)關係；在此，歐克秀用事件與事件之間的「黏合」、「接觸」來說明這種「適然性」的因果關聯。依照歐克秀的批評，歷史家在運用因果關係的解釋時，常犯以下的謬誤：(1)以現在所知的結果，如自由民主的政治社會，回溯歷史的發展，而解釋這個已知的結果是過去的前因所必然造成的結果。(2)在探究事件的成因上，透過無窮後推的過程，確定一絕對性之因素。(3)在營構一連貫整體的事件上，預先標定某一種重要之事實，如唯物史觀常舉的經濟基礎結構，作為解釋歷史變遷的基本觀點，或者說，敘事的「綱領骨架」。以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為例，一位研究西方十七世紀「社會契約論」的思想史家，預先確立某一位政治思想家的「社會契約論」乃是完善的，然後才依此闡釋「社會契約論」的思想發展。

歷史家在營構事件連貫整體的敘事時，每一件事都是重要而有意義的；在建立這些事件的前因與後果的關係上，沒有所謂決定性的，如經濟或宗教的因素，作為解釋歷史因果關係的綱領骨架。所謂歷史敘事的情節「即是一個連貫整體，這個連貫整體被視為由每一個細節所構成」；「歷史家的目的在於將他們所處理的事件的各個細節加以關聯。換言之，他的任務即是發現事件的各種細節，以及

發現這些細節的相互關聯。」<sup>36</sup>

最後，歐克秀指出歷史知識的限制。如上所言，歷史的探討依據歷史家現在所體認的經驗與知識，每一個歷史家各有其獨特的進路去闡釋這些問題，他在過去的世界中所見，其深度與廣度乃他現時的經驗所容許的，一位歷史家的經驗與知識愈是廣博、深刻，愈是有批判的態度，他就愈有周全的判斷力，歷史的真實乃依賴這種判斷力的養成。任何歷史家的現時經驗與知識是與時推移，其判斷力亦隨之擴大；因此，「他[某一個階段]對於歷史事實所得來的結論，往往就成為他發覺更多事實的資源，他的資源變成結論，這個結論又轉變成為他的資源。因此，歷史是無窮盡的；歷史家對於某一個時代、每一個人民、每一個事件的書寫無法盡其功於一役；也沒有任何歷史問題終可得到解決。」<sup>37</sup>

歐克秀的歷史理論以一更寬闊的哲學思辨，明確地釐清了歷史是調科學抑或藝術的爭論。他承認歷史的過去作為一種傳統，乃成為我們實踐活動的資源，但也同時極力辨明歷史的死亡的過去跟實踐之過去的區別。他的「歷史連貫整體論」否定了外在的、客觀的歷史之事實與真理的判斷原則，也否定了歷史哲學的「歷史終結說」或認識論上的定論。

(本文於 2011 年 3 月 25 日收稿；2011 年 7 月 3 日通過刊登)

\*本文初稿受兩位匿名審查人細心閱讀，並提出中肯有價值的修改建議，作者在此致謝。

---

<sup>36</sup> Michael Oakeshott, Luke O' Sullivan ed., *What is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pp. 126-127.

<sup>37</sup> Michael Oakeshott, Luke O' Sullivan ed., *What is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p. 131.

## 徵引書目

- Collingwood, R. G., Knox, T. M. ed. *The Idea of History*. Lond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 Hughes, H. Stuart. *History as Art and as Science: Twin Vistas on the Pas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4.
- Iggers, Georg G. "Historicism: 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the Ter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56:1(1995), pp. 129-152.
- Iggers, Georg G. *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Thought from Herder to the Present*.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68 .
- Isaacs, Stuart. *The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of Michael Oakeshott*.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 Koselleck, Reinhart. *Futures Past :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5.
- Krieger, Leonard. *Time's Reasons: Philosophies of History Old and New*.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
- Mink, Louis O. Fay, Brian, et al. eds.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 Oakeshott, Michael.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1933.
- Oakeshott, Michael. O'Sullivan, Luke ed. *What is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Exeter, UK; Charlottesville, VA: Imprint Academic, 2004.
- Oakeshott, Michael. *O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Totowa, N. J.: Barnes & Noble, 1983.

- Oakeshott, Michael. *On Human Conduc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5.
- Oakeshott, Michael. Fuller, Timothy ed.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 1991. (此書為增訂版，舊版出版資訊為 London: Methun, 1962)
- Ricoeur, Paul. Wood, David trans. and ed. *On Paul Ricoeur: Narrative and Interpretati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 **On Michael Oakeshott's Philosophical History: Historical Time and the Configuration of Historical Events**

Ying-wen Tsai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Michael Oakeshott in his philosophical thinking explicates the postulates of history as a mode of experience, and distinguishes this mode from other modes, such as science, art, and practice. This article explicates two main topics in Oakeshott's philosophical history: first, the idea of historical past as dead past, the past that no longer has any connection with the present; and second, the idea of the configuration of historical events as a coherent whole. In explaining these topics, this article argues following theses. First, Oakeshott clarifies the debates concerning whether history is science or not. Second, as regar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past and the present, Oakeshott admits that history viewed as myriad traditions can be constituted as resources for our present practical activities. Nevertheless, he makes a great effort to distinguish historical past as a dead past from practical past at the present time. For otherwise history will be distorted by political ideologies and doctrines. Third, Oakeshott's idea of the configuration of historical events is formulated on the basis of a coherent theory of historical truth. This idea criticizes the view of history as an objective and fixed world of the past, the past that can be recalled by

historians, and refutes any external and projective principles applying to the judgment of historical facts and truth. In addition to that, it denies not only the so-called “end of history” proclaimed by the Hegelian philosophy of history, but also any idea of epistemological certainty.

**Keywords:** Michael Oakeshott, historical past, coherent theory of historical truth, historical causality, configuration of historical events